

抱朴子

晋葛洪稚川撰

抱朴子

光緒廿
年夏月
經綸元
記校刊

抱朴子序

洪體乏超軼之才偶好無爲之業假令奮翅則能凌厲玄霄騁足則能追風躡景猶故欲戢勁翮於鷦鷯之羣藏逸迹於跛驢之伍豈況大塊稟我以尋常之短羽造化假我以至駑之蹇足以自卜者審不能者止豈敢爲蒼蠅而慕沖天之舉策跛鼈而追飛兔之軌飾嫫母之陋醜求媒媪之美談堆沙礫之賤質索千金於和肆哉夫以倬僥之步而企及夸父之蹤越士所以瑣困也以要離之羸而強赴扛鼎之任或作勢秦人所以斷筋也是以望絕於榮華之途而志安乎

窮否之域藜藿有八珍之甘而蓬華有藻梲之樂也
故權貴之家雖咫尺弗從也知道之士雖艱遠必造
也考覽奇書旣不少矣率多隱語難可卒解自非至
精不能尋究自非篤履不能悉見也道士淵博洽聞
者寡而意斷妄說者眾至於時有好事者欲有所修
爲倉卒不知所從而意之所疑又無可諮問今爲此
書粗舉長生之理其至妙者不得宣之於翰墨蓋麤
言較略以示一隅冀悻憤之徒省之可以思過半矣
豈爲暗塞必能窮微暢遠乎聊論其所先舉耳世儒
徒知服膺周孔桎梏皆死莫信神仙之事謂之妖妄

之說見余此書不特大笑之又將謗毀真正故不以
合於世余所著子書之數而別爲此一部名曰內篇
凡二十卷與外篇各起次第也雖不足以藏名山石
室且欲緘之金匱以示識者其不可與言者不令見
也貴使來世好長生者有以釋其惑豈求信於不信
者哉葛洪稚川謹序

抱朴子內篇卷之一

晉 葛洪稚川撰

暢玄卷第一

二同卷

抱朴子曰玄者自然之始祖而萬殊之大宗也眇昧乎其深也故稱微焉綿邈乎其遠也故稱妙焉其高則冠蓋乎九霄其曠則籠罩乎八隅光乎日月迅乎電馳或倏爍而景逝或飄澤而星流或滉漾而淵澄或霧霏而雲浮因兆類而爲有訕潛寂而爲無淪大幽而下沈凌辰極而上遊金石不能比其剛湛露不能等其柔方而不矩圓而不規來焉莫見往焉莫追

乾以之高坤以之卑雲以之行雨以之施胞胎元一
範鑄兩儀吐納大始鼓冶億類迴旋四七匠成草昧
轡策靈機吹噓咀吸幽括沖默舒闡湮鬱抑濁揚清
斟酌河渭增之不溢挹之不匱與之不榮奪之不瘁
故玄之所在其樂不窮玄之所去器弊神逝

夫五聲八音清商流徵損聰者也鮮華豔采輝煌炳
爛傷明者也宴安逸豫清醪芳醴亂性者也冶容媚
姿鉛華素質伐命者也其知玄道者可與爲永不知
玄道者難與爲存顧盼爲殺生之神器脣吻爲興亡
之關鍵椅榭俯臨乎雲漢藻飾華椽以參差組帳霧

合羅幃雲離西毛陳於閑房金觴華於交馳清絃嘈
噴以齊唱鄭舞紛紜以蛟蛇哀簫鳴於淩霞羽蓋浮
於漣漪掇芳華於蘭林之囿弄紅葩於積珠之池登
峻則望遠以忘百憂臨深則俯覽以遺朝饑入宴千
門之焜焜出驅朱輪之華儀然樂極則哀集至盈必
有虧故曲終則歎發讌罷則心悲也實理勢之攸召
猶影響之相歸也豈假借而非真故物往若有遺也
夫玄道者得之者內失之者外用之者神忘之者器
此玄道之要言也得之者貴不待黃鉞之威體之者
富不須難得之貨高不可登深不可測乘流光策逝

景凌六虛貫涵溶出乎無上入乎無下經乎汗漫之
門遊乎窈眇之野逍遙恍惚之中徜徉彷彿之表咽
九華於雲端咀六氣於丹霞徘徊茫昧翱翔希微履
略蜿蜒踐躡璇璣此得之者也

其次則真知足知足者則能肥遯勿用頤光山林紆
鸞龍之翼於細分之伍養浩然之氣於蓬華之中繼
縷帶索不以貿龍章之曄曄也負步杖策不以易結
駟之絡繹也藏夜光於嵩岫不受他山之攻沈鱗甲
於玄淵以違鑽灼之災動息知止無往不足棄赫奕
之朝華避僨車之險路吟嘯蒼崖之間而萬物爲塵

氛怡顏豐柯之下而朱戶爲繩樞秉耒甫田而麾節
忽若執鞭啜菽漱泉而太牢同乎藜藿泰爾有餘歡
於無爲之場忻然齊貴賤於不爭之地含醇守樸無
欲無憂全真虛器居平味澹恢恢蕩蕩與渾成等其
自然浩浩茫茫與造化鈞其符契如闇而明如濁而
清似遲而疾似虧而盈豈肯委尸祝之塵釋大匠之
位越樽俎以代無知之庖舍繩墨而助傷手之工不
以臭鼠之細瑣而爲庸夫之憂樂藐然不喜流俗之
譽坦爾不懼雷同之毀不以外物汨其至精不以利
害汙其純粹故窮富極貴不足以誘之焉稱頌何足

以悅之乎直刀沸鑊不足以劫之焉謗讟何足以戚之乎常無心於眾煩而未始與物雜也

若夫操隋珠以彈雀舐秦痔以屬車登朽緡以探巢泳呂梁以求魚且爲稱孤之容夕爲狐鳥之餘棟橈餽覆傾溺不振蓋世人之所爲載馳企及而達者之所爲寒心而悽愴者也故至人嘿韶夏韜藻彩奮其六羽於五域之墟而不煩銜蘆之衛翳其鱗角乎勿用之地而不恃曲穴之備俯無倨鷁之呼仰無亢極之悔人莫之識邈矣遼哉

論僊卷第二

或問曰神僊不死其可得乎抱朴子答曰雖有至明而有形者不可畢見焉雖稟極聰而有聲者不可盡聞焉雖有禹益齊諧之智而所嘗識者未若所不識之眾也萬物芸芸何所不有況列僊之人盈乎竹素矣不死之道曷爲無之

於是問者大笑曰夫有始者必有卒有存者必有亡故三五丘旦之聖棄疾良平之智端嬰隨酈之辯賁育五丁之勇而咸死者人理之常然必至之大端也徒聞有先霜而枯瘁當夏而凋青含穗而不秀未實而萎零未聞有享於萬年之壽久視不已之期者矣

故古人學不求僊言不語怪杜彼異端守此自然推
龜鶴於別類比死生爲朝暮也夫苦心約己以行無
益之事鏤冰雕朽終無必成之功未若攄臣世之高
策招當年之隆祉使紫青重紆玄牡龍跼華轂易步
趣鼎餼代耒耜不亦美哉每思詩人甫田之刺深惟
仲尼皆死之證無爲握無形之風捕難執之影索不
可得之物行必不到之路棄榮華而涉苦困釋甚易
而攻至難有似喪者之逐遊女必有兩失之悔單張
之信偏見將速內外之禍也夫斑秋不能削瓦石爲
芒鉞歐冶不能鑄鉛錫爲干將故不可爲者雖鬼神

不能爲也不可成者雖天地不能成也世間安得奇
方能使當老者復少而應死者反生哉而吾子乃欲
延螭蛄之命令有歷紀之壽養朝菌之榮使累晦朔
之積吾子不亦謬乎願加自思

抱朴子曰事有本鈞而未乖未可一也夫言有始必
有終者多矣混而齊之非通理矣謂夏必長而薺麥
枯焉謂冬必凋而竹柏茂焉謂始必終而天地無窮
焉謂生必死而龜鶴長存焉盛夏宜暑而夏天未必
無涼日也極陰宜寒而嚴冬未必無暫溫也百川東
注而有北流之浩浩坤道至靜而或震動而崩弛水

性純冷而有溫谷之湯泉火體宜熾而有蕭丘之寒
焰重類應沈而南海有浮石之山輕物當浮而牂牁
有沈羽之流萬殊之類不可一槩斷之正如此也久
矣

有生最靈莫過乎人貴性之物宜必鈞齊而賢愚邪
正好醜修短清濁貞淫緩急遲速趨舍所向耳目所
欲其爲不同已有天淵之隔冰炭之乖矣何獨怪僊
者之異不與凡人皆死乎

若謂受氣皆有一定則雉之爲蜃雀之爲蛤壤蟲假
翼川蛙翻飛水螭爲蛤苻菜爲蛆田鼠爲鴛腐草爲

螢蠶之爲虎蛇之爲龍皆不然乎

若謂人稟正性不同凡物皇天賦命無有彼此則牛
哀成虎楚姬爲黿枝離爲柳秦女爲石死而更生男
女易形老彭之壽殤子之夭其何故哉苟有不同則
其異有何限乎

若夫仙人以藥物養身以術數延命使內疾不生外
患不入雖久視不死而舊身不改苟有其道無以爲
難也而淺識之徒拘俗守常咸曰世間不見僊人便
云天下必無此事夫目之所曾見當何足言哉天地
之間無外之大其中殊奇豈遽有限詣老戴天而無

知其上終身履地而莫識其下形骸已所自有也而
莫知其心肺之所以然焉壽命在我者也而莫知其
修短之能至焉況乎神僊之遠理道德之幽玄仗其
短淺之耳目以斷微妙之有無豈不悲哉

設有哲人大才嘉遜勿用翳景掩藻廢偽去欲執大
璞於至醇之中遺末務於流俗之外世人猶尠能甄
別或莫造志行於無名之表其精神於陋形之裏豈
況僊人殊趣異路以富貴爲不幸以榮華爲穢汙以
厚玩爲塵壤以聲譽爲朝露蹈炎飈而不灼躡玄波
而輕步鼓翮清塵風駟雲軒仰凌紫極俯棲崑崙行

尸之人安得見之假令遊戲或經人間匿真隱異外
同凡庸比肩接武孰有能覺乎若使皆如郊間兩瞳
之正方邛疏之雙耳出乎頭巔馬皇乘龍而行子晉
躬御白鶴或鱗身蛇首或金車羽服乃可得知耳自
不若斯則非洞視者安能覲其形非徹聽者安能聞
其聲哉世人既不信又妄多疵毀真人疾之遂益潛
遁且常人之所愛乃上士之所憎庸俗之所貴乃至
人之所賤也英儒偉器養其浩然者猶不樂見淺薄
之人風塵之徒況彼神僊何爲汲汲使芻狗之倫知
有之何所索乎而怪於未嘗知也目察百步不能了

了而欲以所見爲有所不見爲無則天下之所無者亦必多矣所謂以指測海指極而云水盡者也蜉蝣校巨鼈白芨料大椿豈所能及哉

魏文帝窮覽洽聞自謂於物無所不經謂天下無切玉之刀火浣之布及著典論常據言此事其間未期二物畢至帝乃歎息遽毀斯論事無固必殆爲此也陳思王著釋疑論云初謂道術直呼愚民詐僞空言定矣及見武皇帝試左慈等令斷穀近一月而顏色不減氣力自若常云可五十年不食正爾復何疑哉又令甘始以藥含生魚而養之於沸脂中其無藥者

熟而可食其啣藥者遊戲終日如在水中也又以藥
粉桑飼蠶蠶乃到十月不老又以住年藥食雞雛及
新生犬子皆止不復長又以還白藥食白犬百日毛
盡黑乃知天下之事不可盡知而以臆斷之可任也
但恨不能絕聲色專心以學長生之道耳彼二曹學
則無書不覽才則一代之英然初皆謂無而晚年乃
以爲有窮理盡性其歎息如此不逮若人者不信神
僊不足怪也劉向博學則究微極妙經深涉遠思理
則清澄真僞研覈有無其所撰列僊傳僊人七十有
餘誠無其事妄造何爲乎遠古之事何可親見皆賴

記籍傳聞於往耳列僊傳炳然其必有矣然書不出
周公之門事不經仲尼之手世人終於不信然則古
史所記一切皆無何但一事哉

俗人貪榮好進汲汲名利以己之心遠忖昔人乃復
不信古者有逃帝王之禪授薄卿相之責任巢許之
輩老萊莊周之徒以爲不然也況於神僊又難知於
斯亦何可求今世皆信之哉多謂劉向非聖人其所
撰錄不可考據尤所以使人歎息者也魯史不能與
天地合德而仲尼因之以著經子長不能與日月並
明而楊雄稱之爲實錄劉向爲漢世之名儒其所記

述庸可棄哉
國景
三
三
再
書
對
不
小
益
矣
也
以

凡世人所以不信僊之可學不許命之可延者正以秦皇漢武求之不獲以少君樂大爲之無驗故也然不可以黔婁原憲之貧而謂古者無陶朱猗頓之富不可以無鹽宿瘤之醜而謂在昔無南威西施之美進趨猶有不達者焉稼穡猶有不收者焉商販或有不利者焉用兵或有無功者焉況乎求僊事之難者爲之者何必皆成哉彼二君兩臣自可求而不得或始勤而卒怠或不遭乎明師又何足以定天下之無僊乎

夫求長生修至道訣在於志不在於富貴也苟非其人則高位厚貨乃所以爲重累耳何者學僊之法欲得恬愉澹泊滌除嗜慾內視反聽尸居無心而帝王任天下之重責治鞅掌之政務思勞於萬幾神馳於宇宙一介失所則王道爲虧百姓有醜則罪在朕躬厚味汨其和氣豔容伐其根莖所以翦精損慮削乎平粹者不可曲盡而備論也蚊嗜膚則坐不得安虱羣攻則臥不能寧四海之事何祇若是安得掩翳聰明閉藏喘息長齋久潔躬親鑪火夙興夜寐以飛八石哉漢武享國最爲壽考已得養性之小益矣但以

升合之助不供鍾石之費

多缺文

漢武招求方士寵待過厚致令斯輩敢爲虛誕耳樂
大若審有道者安得待殺乎夫有道者視爵位如湯
鑊見印綬如縷經視金玉如土糞觀華堂如牢獄豈
當扼腕空言以僥倖榮華居丹楹之室受不訾之賜
帶五利之印尚公主之貴耽淪勢利不知止足實不
得道斷可知矣

按董仲舒所撰李少君家錄云少君有不死之方而
家貧無以市其藥物故出於漢以假途求其財道成
而去又按漢禁中起居注云少君之將去也武帝夢

與之共登嵩山半道有使者乘龍持節從雲中下云
上帝請少君帝覺以語左右曰如我之夢少君將舍
我去矣數日而少君稱病死久之帝令人發其棺視
尸唯衣冠在焉按僊經云上士舉形昇虛謂之天僊
中士遊於名山謂之地僊下士先死後蛻謂之尸解
僊今少君必尸解者也近世壺公將費長房去及道
士李意期將兩弟子去後人見之皆在鄆縣其家各
鑿棺視之三棺止有竹杖一枚以丹書於杖此皆尸
解者也

曰王莽引典墳以飾其邪不可謂儒者皆爲篡盜也

相如因鼓琴而竊文君不可謂雅樂主於淫佚也噫
死者不可譏神農之播穀燒死者不可怒燧人之鑽
火覆溺者不可怒帝軒之造舟醜營者不可非杜儀
之爲酒見趙高董卓便謂古无伊周霍光見商臣冒
頓便云古无伯奇孝已也

又神僊集中有召神劾鬼之法又有使人見鬼之術
俗人聞之皆謂虛文或云天下無鬼神或云有之亦
不可劾召或云見鬼者在男爲覲在女爲巫當須自
然非可學而得按漢書及太史公記皆云齊人少翁
武帝以爲文成將軍武帝所幸李夫人死少翁能令

武帝見之如生人狀又令武帝見竈神此史籍之明文也夫方術既合鬼見其形又令本不見鬼者見鬼推此而言其餘亦何所不有也鬼神數爲民間作光怪變異又經典所載多鬼神之據俗人尙不信天下之有鬼神況乎僊人居高處遠清濁異流登遐遂往不返於世非得道者安能見聞而儒墨之家知此不可以爲訓故終不言其有焉俗人之不信不亦宜乎惟有識眞者校練眾方得其徵驗審其必有可獨知之耳不可強也故不見鬼神不見僊人不可便謂世間無僊人也

人有賢愚皆知己身之有魂魄魂魄分去則人病盡去則人死故分去則術家有拘錄之法盡去則禮典有招呼之義此其爲物至近者也然與人俱生至乎終身莫或有自聞見之者也豈可遂以不聞見之而云無之乎

若夫輔氏報施之鬼成湯怒齊之靈申生交言於狐子杜伯報恨於周宣彭生託形於亥豕如意假體於蒼狗灌夫守田蚡子義培燕簡蓐收之降子華欒侯之止民家素姜之說讖緯孝子之著文章神君言於上臨羅陽仕於吳朝鬼神之事著於竹帛昭昭如此

不可勝數然而蔽者猶謂無之況長生之事世所希聞乎望使必信是令蚊蚋負山與井蛙論海也

俗人未嘗見龍麟鸞鳳乃謂天下無有此物以爲古者虛設瑞應欲令人主自勉不息冀致斯珍也況於令人之信有僊人乎

世人以劉向作金不成便謂索隱行怪好傳虛無所撰列僊皆復妄作悲夫此所謂以分寸之瑕棄盈尺之夜光以蟻鼻之劔捐無價之涪鈞非荆和之遠識風胡之賞真也斯朱所以鬱悒薛燭所以永歎矣作金皆在神僊集中淮南王鈔出以作鴻寶枕中書雖

有其文然皆祕其要必須口訣臨文指解然後可爲
耳其所用藥復多改其本名不可按之便用也劉向
父德治淮南王獄中所得此書非有師授也向本不
知道術偶偏見此書便謂其意盡在紙上是以作金
不成耳至於撰列僊傳自刪秦太史暨漢書中出之
或所親見然後記之非妄言也狂夫童謠聖人所擇
芻蕘之言或不可遺採葑採菲無以下體豈可以百
慮之一失而謂經典之不可用以日月曾蝕之故而
謂玄象非大明哉

外國作水精椀實是合五種灰以作之今交廣多有

得其法而鑄作之者今以此語俗人殊不肯信乃云
水精本自然之物玉石之類況於世間幸有自然之
金俗人當何信其有可作之理哉愚人乃不信黃丹
及胡粉是化鉛所作又不信驪及駝駘是驢馬所生
云物各自有種況乎難知之事哉夫所見少則所怪
多世之常也信哉此言其事雖天之明而人處覆甑
之下焉識至言哉

對俗卷第三

四同卷

疲七

或人難曰人中之有老彭猶木中之有松柏稟賦之
自然何可學乎抱朴子曰夫陶冶造化莫靈於人故

達其淺者則能役用萬物得其深者則能長生久視
知上藥之延年故服其藥以求僊知龜鶴之遐壽故
效其導引以增年且夫松柏枝葉與眾木則別龜鶴
體貌與眾蟲則殊至於老彭猶是人耳非異類而壽
得長者由於得道非自然也眾木不能法松柏諸蟲
不能學龜鶴是以短折耳人有明哲能修老彭之道
則可與之同功矣

若謂世無僊人乎然前哲所記近將千人皆有姓字
及有施爲本末非虛語也若謂彼皆特稟異氣然其
相傳皆有師授服食非生知也若道術不可學得其

變易形貌吞刀吐火坐在立亡興雲起霧召至蟲蛇
合聚魚鼈三十六石立化爲水消玉爲韶瀆金爲漿
入淵不沒就刃不傷幻化之事九百有餘按而行之
無有不效何爲獨不肯信僊之可得乎但僊道遲成
多所禁忌自無超世之志強力之才不能守之其或
頗好心疑中道而廢便謂僊道長生果不可得耳
僊經曰服丹守一與天相畢還精胎息延壽無極此
皆至道要言也民間君子猶內不負心外不愧影上
不欺天下不食言豈況古之真人寧當虛造空文以
必不可得之事誑誤將來何所索乎苟無其命終不

肯信亦安可強令信哉

或難曰龜鶴長壽蓋世間之空言耳誰與二物終始相隨而得知者也抱朴子曰苟得其要則八極之外如在指掌百代之久有若同時不必在乎庭宇之左右俟乎瞻視之所及然後知之也玉策記曰千歲之龜五色具焉其額上兩骨起似角浮於蓮葉之上或在叢著之下其上時有白雲蟠旋千歲之鶴隨時而鳴能登於木其未千載者終不集於樹上也色純白而腦盡成丹如此則見便可知也然物之老者多智率皆深藏遠處故人少有見之耳

按玉策記及昌宇經不但此二物之壽也云千歲松
樹四邊枝起上杪不長望而視之有如偃蓋其中有
物或如青牛或如青羊或如青犬或如青人皆壽千
歲又云蛇有無窮之壽獼猴壽八百歲變爲猿壽五
百歲變爲猩猩千歲蟾蜍壽三千歲麒麟壽二千歲
騰黃之馬吉光之獸皆壽三千歲千歲之鳥萬歲之
禽皆人面而鳥身壽亦如其名虎及鹿兔皆壽千歲
滿五百歲者其毛色白能壽五百歲者則能變化狐
狸豺狼皆壽八百歲滿五百歲則善變爲人形鼠壽
三百歲滿百歲則色白善憑人而卜名曰仲能知一

年中吉凶及千里外事如此之例不可具載但博識者觸物能名洽聞者理無所惑耳何必常與龜鶴周旋乃可知乎苟不識物則園中草木田池禽獸猶多不知況乎巨異者哉

史記龜策傳云江淮間居人爲兒時以龜支牀至後老死家人移牀而龜故生此亦不減五六十歲也不飲不食如此之久而不死其與凡物不同亦遠矣亦復何疑於千歲哉

僊家象龜之息豈不有以乎故太邱長潁川陳仲弓篤論士也撰異聞記云其郡人張廣定者遭亂常避

地有一女年四歲不能步涉又不可擔負計棄之固當餓死不欲令其骸骨之露村口有古大塚上巔先有穿穴乃以器盛糲之下此女於塚中以數月許乾飯及水漿與之而捨去候世平定其間三年廣定乃得還鄉里欲收塚中所棄女骨更殯埋之廣定往視女故坐塚中見其父母猶識之甚喜而父母猶初恐其鬼也入就之乃知其不死問之從何得食女言糧初盡時甚飢見塚角有一物伸頸吞氣試効之轉不復飢日月爲之以至於今父母去時所畱衣被自在塚中不行往來衣服不敗故不寒凍廣定乃索女所

言物乃是一大龜耳。女出食穀，初小腹痛，嘔逆久許，乃習此，又足以知龜有不死之法，及爲道者效之，可與龜同年之驗也。史遷與仲弓皆非妄說者也。天下之蟲鳥多矣，而古人獨舉斯二物者，明其獨有異於眾故也。覩一隅則可以悟之矣。

或難曰：龜能土蟄，鶴能天飛，使人爲須臾之蟄，有頃刻之飛，猶尙不能其壽，安可學乎？抱朴子答曰：蟲之能蟄者多矣，鳥之能飛者饒矣，而獨舉龜鶴有長生之壽者，其所以不死者，不由蟄與飛也。是以真人但令學其道，引以延年，法其食氣，以絕穀，不學其土蟄。

與天飛也夫得道者上能竦身於雲霄下能潛泳於
川海是以蕭史偕翔鳳以凌虛琴高乘朱鯉於深淵
斯其驗也何但須臾之蟄頃刻之飛而已乎龍蛇蛟
螭狙狴鼉蠡皆能竟冬不食而乃肥於食時也人自
莫得其法耳

且夫一致之善者物多勝於人不獨龜鶴也故太昊
師蜘蛛而結網金天據九雁以正時帝軒俟鳳鳴以
調律唐堯觀蓂莢以知月終歸知往乾鵠知來魚伯
識水旱之氣蜉蝣曉潛泉之地白狼知殷家之興鷺
鷺見周家之盛龜鶴偏解導養不足怪也且僊經長

生之道有數百事但有遲速煩要耳不必皆法龜鶴也

或曰審其神僊可以學致翻然凌霄背俗棄世蒸嘗之禮莫之修舉先鬼有知其不餓乎抱朴子曰蓋聞身體不傷謂之終孝況得僊道長生久視天地相畢過於受全歸完不亦遠乎果能登虛躡景雲輦霓蓋餐朝霞之沆瀣吸玄黃之醇精飲則玉體金漿食則翠芝朱英居則瑤堂瑰室行則逍遙太清先鬼有知將蒙我榮或可以翼亮五帝或可以監御百靈位可以不求而自致膳可以阻茹華瓊勢可以總攝羅艷

威可以叱咤梁柱誠如其道罔識其妙亦無餓之者
得道之高莫過伯陽伯陽有子名宗仕魏爲將軍有
功封於段干然則今之學僊者自可皆有子弟以承
祭祀之事何緣便絕哉

或曰得道之士呼吸之術旣備服食之要又該掩耳
而聞千里閉目而見將來或委華駟而轡蛟龍或棄
神州而宅蓬瀛或遲迴於流俗逍遙於人間不便絕
迹以造玄虛其所尙則同其逝止或異何也抱朴子
答曰聞之先師云僊人或昇天或住地要於俱長生
住畱各從其所好耳又服還丹金液之法若且欲畱

在世間者但服半劑而錄其半若後求昇天便盡服
之不死之事已定無復奄忽之慮正欲但遊地上或
入名山亦何所復憂乎

彭祖言天上多尊官大神新僊者位卑所奉事者非
一但更勞苦故不足役於天而止人間八百餘年也
又云古之得僊者或身生羽翼變化飛行失人之本
更受異形有似雀之爲蛤雉之化蜃非人道也人道
當食甘肥服輕暖通陰陽處官秩耳目聰明骨節堅
強顏色悅澤老而不衰延年久視坐處任意寒溫風
溼不能傷鬼神眾精不能犯五兵百毒不能中憂喜

毀譽不能累乃爲貴耳若委棄妻子獨處山澤邈然
斷絕人理塊然與木石爲鄰不足多也昔安期先生
龍眉寧公修羊公陰其長生皆服金液半劑者也其
止世間或近千年然後去耳篤而論之求長生者正
惜今日之所欲耳本不汲汲於昇虛以飛騰爲勝於
地上也若幸可止家而不死者亦何必求於速登天
乎若得僊無復任人理者復一事耳彭祖之言爲附
人情者也

或曰我等今日不知長生之理古人何獨知之抱朴
子曰此蓋愚暗之局談非達者之用懷也上士應思

遐邈自然玄暢難以愚俗之近情而推神人之遠旨
今如術家占天象之吉凶步七政之盈縮論凌犯於
既往審崇替於將來仰望雲物之徵祥俯定封兆之
休咎運三棊以定行軍之興亡推九符而得分野之
禍福乘除一算以究鬼神之情狀錯綜六情而處無
端之善否其根元可攷也形理可求也而庸才近器
猶不能學之徒銳思於糟粕不能窮測其精微也夫
鑿柄之麤伎而輪扁有不傳之妙掇蜩之薄術而偃
僕有入神之巧在乎其人由於至精也況於神僊之
道旨意深遠求其根莖良未易也松喬之徒雖得其

效未必測其所以然也況凡人哉其事可學故古人
記而垂之以傳識者耳若心解意得則可信而修之
其猜疑在胸皆自其命不當詰古人何以獨曉此而
我何以獨不知之意耶吾今知僊之可得也吾能休
糧不食也吾保流珠之可飛也黃白之可求也若責
吾求其本理則亦實復不知矣世人若以思所能得
謂之有所不能及則謂之無則天下之事亦渺矣故
老子有言以狸頭之治鼠漏以啄木之護齧齒此亦
可以類求者也蟹之化漆麻之壞酒此不可以理推
者也萬殊紛然何可以意極哉設令抱危篤之疾須

良藥之救而不肯卽服須知神農岐伯所以用此草治此病本意之所由則未免於死也

或曰生死有命修短素定非彼藥物所能損益夫指旣斬而連之不可續也血旣灑而吞之無所益也豈況服此異類之松柏以延我短促之年命甚不然也抱朴子曰若夫此論必須同類乃能爲益然則旣斬之指已灑之血本自一體非爲殊族何以旣斬之而不可續已灑之而不中服乎余數見人以蛇銜膏連已斬之指桑豆易雞鴨之足豆一作虫異物之益未可誣也若子言不恃他物則宜擣肉治骨以爲金瘡之藥

煎皮熬髮以治禿髮之疾耶夫水土不與百卉同體而百卉仰之以植焉五穀非生人之類而生人須之以爲命焉脂非火種水非魚屬然脂竭則火滅水竭則魚死伐木則寄生枯芟草則兔絲萎川蟹不歸而蚌敗棄樹見斷而蠹殍觸類而長之斯可悟矣金玉在於九竅則死人爲之不朽鹽鹵沾於肌髓則脯腊爲之不爛況於以空身益命之物納之於己何怪其令人長生乎

或難曰神僊方書似是而非將必好事者妄所造作未必出黃老之手經松喬之目也抱朴子曰若如雅

論空不驗也今試其小者莫不效焉今數見人以方
諸求水於夕月陽燧引火於朝日隱形以淪於無象
易貌以成於異物結巾投地而免走鍼綴丹帶而蛇
行瓜果結實於須臾魚龍灑爵於盤盂皆如說焉苟
按方術豈不得長生也史遷漢書載欒大初見武帝
令鬪棊自相觸而後漢書又載魏尙能坐在立亡張
楷能興雲起霧皆良史所記信而有徵而此術事皆
在神僊之部其非妄作可知矣小技有驗則長生之
道何獨不然乎

或問曰爲道者當先立功德審然否乎抱朴子答曰

有之按玉鈴經中篇云立功爲上除過次之爲道者以救人危使免禍護人疾病令不枉死爲上功也欲求僊者要當以忠孝和順仁信爲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務求玄道無益也上天司命之神察人過惡其行惡事大者司命奪紀小過奪算隨所輕重故所奪有多少也凡人之受命得壽自有本數所稟本多則紀算難盡而遲死若所稟本少而所犯者多則紀算速盡而早斃又云人欲地僊當立三百善欲天僊當立千二百善若有千一百九十九善而忽復中行一惡則盡失前善乃當復更起善數耳故善不在大惡不

在小也雖不作惡事而口及所行之事及責求布施之報便復失此一事之善但不盡失耳又云積善事未滿雖服僊藥亦無益也若不服僊藥並行好事雖未便得僊亦可無卒死之禍矣吾更疑彭祖之輩善功未足故不能昇天耳

金丹卷第四

抱朴子曰余考覽養性之書鳩集久視之方曾所披涉篇卷以千計矣莫不皆以還丹金液爲大要者焉然則此二事蓋僊道之極也服此而不僊則古來無僊矣

往者上國喪亂莫不奔播四出余周旋徐豫荆襄江
廣數州之間閱見流移俗道士數百人矣或有素聞
其名乃出在雲日之表者然率相似如一其所知見
深淺有無不足以相傾也雖各有數十卷書亦未能
悉解之也爲寫蓄之耳時有知行氣及斷穀服諸草
木藥法所有方書略爲同文無一人不有道機經唯
以此爲至祕乃云是尹喜所撰余告之曰此是魏世
軍督王圖所撰耳非古人也圖了不知大藥正欲以
行氣入室求僊作此道機經謂道畢於此復是誤人
之甚者也余間問諸道士以神丹金液之事及三皇

文召天神地祇之法了無一人知之者其誇誕自譽
及欺人云已久壽又言曾與僊人共遊者將大半矣
足以與盡徵者甚妙矣或有頗聞金丹而不謂今復
有得之者皆言唯上古已度僊人乃當曉之或有得
方外說不得其真經或得雜碎丹方便謂丹法盡於
此也

昔左元放於天柱山中精思而神人授之金丹僊經
會漢末亂不違合作而避地未渡江東志欲投名山
以修斯道余從祖僊公又從元放受之凡受太清丹
經三卷及九鼎丹經一卷金液丹經一卷余師鄭君

者則余從祖僊公之弟子也又於從祖受之而家貧
無用買藥余親事之灑掃積久乃於馬迹山中立壇
盟受之并諸口訣之不書者江東先無此書此書出
於左元放元放以授余從祖從祖以授鄭君鄭君以
授余故他道士了無知者也然余受之已二十餘年
矣資無擔石無以爲之但有長歎耳有積金盈櫃聚
錢如山者復不知有此不死之法就令聞之亦萬無
一信如何

夫飲玉糝則知漿苻之薄覩崑崙則覺丘垤之卑既
覽金丹之道則使人不欲復視小小方書然大藥卒

難辯得當須且將御小藥以自支持耳然服他藥萬
斛爲能有小益而終不能使人遂長生也故老子之
訣言云子不得還丹金液虛自苦耳夫五穀猶能活
人人得之則生人絕之則死又況於上品之神藥其
益人豈不萬倍於五穀耶

夫金丹之爲物燒之愈久變化愈妙黃金入火百鍊
不消埋之畢天不朽服此二藥鍊人身體故能令人
不老不死此蓋假求於外物以自堅固有如脂之養
火而不可滅銅青塗腳入水不腐此是借銅之勁以
扞其肉也金丹入身中沾洽榮衛非但銅青之外傳

矣

世間多不信至道者則悠悠皆是耳然萬一時偶有
好事者而復不見此法不值名師無由聞天下之有
斯妙事也余今略鈔金丹之都較以示後人同志者
其勤求之不可守淺近之方而謂之足以度世也遂
不遇之者直當悉意於無窮之異耳想見其說必自
知出潢汙而浮滄海背螢燭而向日月聞雷霆而覺
布鼓之陋見巨鯨而知寸介之細已知其嘍嘍無所
先入欲以弊藥必規昇騰者何異策蹇驢而追迅風
棹藍舟而濟大川乎

又諸小餌丹方甚多然作之有淺深故力勢不同雖有優劣轉不相及猶一醖之酒不可以方耳然小丹之下者猶自遠勝草木之上者也盡凡草木燒之卽燼而丹砂燒之成水銀積變又還成丹砂其去凡草木亦遠矣故能令人長生神僊獨見此理矣其去俗人亦何緬邈之無限乎

世人少所識多所怪或不知水銀出於丹砂告之終不肯信云丹砂本赤物從何得成此白物又云丹砂是石耳今燒諸石皆成灰而丹砂何得獨不燼耳此近易之事猶不可喻其聞僊道而大笑之不亦宜乎

上古真人愍念將來之可教者爲作方法委曲欲使其脫死亡之禍耳可謂至言矣然而俗人終不肯信謂爲虛文若是虛文者安得九轉九變日數所成皆如方耶真人所以知此者誠不可以庸近思求也余少好方術負步請問不憚險遠每有異聞則以爲喜雖見毀笑不以爲戚焉知來者之不如今是以著此以示識者豈苟尙奇怪而崇飾空言欲令書行於世信結流俗哉盛陽不能榮枯朽上知不能移下愚書爲曉者傳事爲識者貴農夫得形弓以驅鳥南夷得袞衣以負薪夫不知者何可強哉

世人飽食終日復未必能勤儒墨之業治進德之務
但共逍遙遨遊以盡年月其所營也非榮則利或飛
蒼走黃於中原或畱連盃觴於羹沸或荒沈絲竹或
耽淪綺紈或控絃以斃筋骨或博奕以棄功夫聞至
道之言而如醉罔知覩大道之論而欠伸晝睡有身
不修動之死地不肯求問養生之法自欲割削之煎
熬之憔悴之漉汔之而有道者自寶祕其所知無求
於人亦安肯強行語之乎

世人之常言咸以長生若可得者古人之富貴者已
當得之而無得之者無此道也而不知古之富貴者

亦如今之富貴者耳俱不信不求而天下果自有此
不死之道者不亦當復爲得之者所笑乎日月有所
不能周照人心安足孤信哉

抱朴子曰按黃帝九鼎神丹經曰黃帝服之遂以昇
僊又云雖呼吸導引及服草木之藥可得延年不免
於死也服神丹令人壽無窮已與天地相畢乘雲駕
龍上下太清黃帝以傳玄子戒之曰此道至重必以
授賢苟非其人雖積玉如山勿以此道告之也授之
者以金人金魚投於東流水中以爲約啞血爲盟無
神僊之骨不可得見此道也

合丹當於名山之中無人之地結伴不過三人先齋
百日沐浴五香致加精潔勿近汙穢及與俗人往來
又不令不信道者知之誦毀神藥藥卽不成矣成則
可以舉家皆僊不但一身耳

世人不合神丹反信草木之藥草木之藥埋之卽腐
焚之卽焦不能自生何能生人乎九丹者長生之要
非凡人所當聞見也萬兆蠢蠢唯知貪富貴而已豈
非行尸者乎

合時又當祭祭自有圖法一卷也

第一之丹名曰丹華當先作玄黃用雄黃水礬石水

一鉢作汞戎鹽鹵鹹礬石牡礪赤石脂滑石胡粉各
數十觔以六一泥封之火之三十六日成服之七日
僊又以玄膏丸此丹置猛火上須臾成黃金又以二
百四十銖合水銀百觔火之亦成黃金金成者藥成
也金不成更封藥而火之日數如前無不成也

第二之丹名曰神丹亦曰神符服之百日僊也行度
水火以此丹塗足下步行水上服之三刀圭三尸九
蟲皆卽消壞百病皆愈也

第三之丹名曰神丹服一刀圭百日僊也以與六畜
吞之亦終不死又能辟五兵服百日僊人玉女山川

鬼神皆來侍之見如人形

第四之丹名曰還丹服一刀圭百日僊也朱鳥鳳凰
翔覆其上玉女至傷以一刀圭合水銀一觔火之立
成黃金以此丹塗錢物用之即日皆還以此丹書凡
人目上百鬼走避

第五之丹名餌丹服之三十日僊也鬼神來侍玉女
至前

第六之丹名鍊丹服之十日僊也又以汞合火之亦
成黃金

第七之丹名柔丹服一刀圭百日僊也以缺盆汁和

服之九十老翁亦能有子與金公也即鉛合火之即成

黃金

第八之丹名伏丹服之即日僊也以此丹如棗核文缺不敢前又辟盜賊虎狼也

第九之丹名寒丹服一刀圭百日僊也僊童僊女來侍飛行輕舉不用羽翼

凡此九丹但得一丹便僊不在悉作之在人所好者耳凡服九丹欲昇天則去欲且止人間亦任意皆能出入無間不可得而害之矣

抱朴子曰復有太清神丹其法出於元君元君者老

子之師也太清觀天經有九篇云其上三篇不可教
受其中三篇世無足傳當沈之三泉之下下三篇者
正是丹經上中下凡三卷也元君者大神僊之人也
能調和陰陽役使鬼神興作風雨驂駕九龍十二白
虎天下眾僊皆肄焉猶自言本亦學道服丹之所致
也非自然也況凡人乎其經曰上士得道昇爲天官
中士得道棲集崑崙下士得道長生世間民愚不信
謂爲虛言從朝至暮但作求死之事了不求生而天
豈能強生之乎

凡人唯知美食好衣聲色富貴而已恣心盡欲奄忽

終歿之徒慎無以神丹告之令其笑道謗真傳丹經
不得其人身必不吉若有篤信者可將合成藥以分
與之莫輕以其方傳之也知此道者何用王侯爲
神丹旣成不但長生又可以作黃金金成取百觔先
設大祭祭自有別法一卷不與九鼎祭同也祭當別
稱金各檢署之

禮天二十觔

日月五觔

北斗八觔

太乙八觔

井五觔

竈五觔

河伯十二觔

社五觔

門戶閻鬼神清君各五觔凡八十八觔餘一十二觔

以好韋囊盛之良日於都市中市盛之時嘿聲棄之於多人處徑去無復顧凡用百觔外乃得恣意用之耳不先以金祀神必被殃咎

又曰長生之道不在祭祀事鬼神也不在導引與屈伸也昇僊之要在神丹也知之不易爲之實難也子能作之可長存也

近代漢末新野陰君合此太清丹得僊其人本儒者有才思善著詩及丹經讚并序述初學道受師本末列已所知識之得僊者四十餘人甚分明也作此太清丹小爲難合於九鼎然是白日昇天之法也合之

當先作華池赤鹽良雪玄白飛符三五神水乃可起
火耳

神丹

一轉之丹服之三年得僊

二轉之丹服之二年得僊

三轉之丹服之一年得僊

四轉之丹服之半年得僊

五轉之丹服之百日得僊

六轉之丹服之四十日得僊

七轉之丹服之二十日得僊

八轉之丹服之十日得僊

九轉之丹服之三日得僊

若取九轉之丹內神鼎中夏至之後爆之鼎熱翕然
輝煌俱起神光五色卽化爲還丹取而服之一刀圭
卽白日昇天又九轉之丹者封塗之於土釜中糠火
先文後武其一轉至九轉遲速各有日數多少以此
知之耳其轉數少則用日多其藥力不足故服之用
日多得僊遲也其轉數多藥力盛故服之用日少而
得僊速也

又有九光丹與九轉法異大都相似耳作之法當以

諸藥合火之以轉五石五石者丹砂雄黃白礬曾青
慈石也一石轉而各成五色五石二十五色各一兩
而異器盛之欲起死人未滿三日者取青丹一刀圭
和水以浴死人又以一刀圭發其口內之死人立生
也欲致行廚取黑丹和水以塗左手其所求如口所
道皆自至可致天下萬物也欲隱形及先知未然方
來之事及往年不老服黃丹一刀圭即便長生不老
矣及坐見千里之外吉凶皆知如在目前也人生宿
命盛衰壽夭富貴貧賤皆知之也其法俱在太清經

中卷耳

抱朴子曰其次有靈丹經一卷凡五法也用丹砂雄黃雌黃石硫黃曾青礬石磁石戎鹽大一禹餘糧亦用六一泥及神室祭醮合之三十六日成又用五帝符以五色書之亦令人不死但不及太清及九鼎丹藥耳

又有岷山丹法道士張蓋踰精思於岷山石室中得此方也其法鼓冶黃銅以作方諸以承取月中之水以水銀覆之致日精火其中長服之不死又取此丹置雄黃銅燧中覆以曝之二十日發而治之以井花水服如小豆百日盲者皆能視三百日病者自愈髮

白還黑齒落更生

務成子丹法用巴沙汞置八寸銅盤中以土鑪盛炭倚三隅塹以枝盤以硫黃水灌之常令如泥百日服之不死

又羨門子丹法以酒三升和丹一觔曝之四十日服之一日則三蟲百病立下服之三年僊道乃成必有玉女二人來侍之可役使致行廚此丹可以厭百鬼及四方死人殃注害人宅及起土功妨人者懸以向之則無患矣

又有立成丹亦有九首似九鼎而不及也其要一本

更云取雌黃雄黃燒下其中銅鑄以爲器覆之於三
歲瀉苦酒上百日此器皆生赤乳長數分或有五色
琅玕取埋而服之亦令人長生又可以和菟絲菟絲
是初生之根其形似菟掘取剋其血以和此丹服之
立變化任意所作也又和以朱草朱草狀似小棗栽
長三四尺枝葉皆赤莖如珊瑚喜生名山岩石之下
刻之汁流如血以玉及八石金銀投其中便可丸如
泥久則成水以金投之名爲玉醴服之皆長生
又有伏丹法云天下諸水有名丹者如南陽丹水之
屬是也其中皆有丹魚常先夏至十日夜伺之丹魚

必浮於水側赤光上照赫然如火也網而取之可得
之得之雖多勿盡取也割其血塗足下則可步行水
上長居淵中矣

又赤松子丹法取千歲菓汁及礬桃汁淹丹著不津
器中煉蜜蓋其口埋之入地三尺百日絞柠木赤實
取汁和而服之令人面目鬚皆赤長生也昔中黃僊
人有赤鬚子者豈非服此乎

又石先生丹法取鳥鷖之未生毛羽者以真丹和牛
肉以吞之至長其毛羽皆赤乃煞之陰乾并毛羽搗
服一刀圭百日得壽五百歲

又康風子丹法用羊鳥鶴卵雀血合少室天雄汁和丸內鵠卵中漆之內雲母水中百日化爲赤水服一合輒益壽十歲服一升千歲也

又崔文子丹法內丹鶩腹中蒸之服令人延年長服不死

又劉元丹法以丹砂內玄水液中百日紫色握之不汗手又和以雲母水內管中漆之投井中百日化爲赤水服一合得百歲久服長生也

又樂子長丹法以曾青鉛於砂中蒸之八十日服如小豆三年僂矣

又李文丹法白素裹丹以竹汁煮之名紅泉丹浮湯上蒸之和以玄水一合日服之一年僊矣

又尹子法以雲母水和丹密封致金花池中一年出服一刀圭盡一觔得五百歲

又太乙招魂魄丹法所用五石及封之以六一泥皆似九丹也長於起卒死三日以還者折死者口內一丸與硫黃和一丸俱以水送之令入喉卽活皆言見使者持節召之

又采女丹法以兔血和丹與蜜蒸之百日服之如梧桐子者大一丸日三至百日有神女二人來侍之可

役使

又稷丘子丹法以清麻油百華醴龍膏和封以六一泥以糠火煨之十日成服如小豆一丸盡劑得壽五

百歲

又黑子丹法汞及五石液於銅器中火熬之以鐵匕攪之十日還爲丹服之一刀圭萬病去身長服不死又張子和丹法用鉛汞曾青水合封之蒸之於赤黍米中八十日成以棗膏和丸服之如大豆百日壽五百歲

又綺里丹法先飛取五石玉塵合以丹砂汞內大銅

器中煮之百日五色服之不死以鉛百觔以藥百刀
圭合火之成白銀以雄黃水和而火之百日成黃金
金或太剛者以猪膏煮之或太柔者以白梅煮之
又玉柱丹法以華池和丹以曾青硫黃末覆之薦之
內箒中沙中蒸之五十日服之百日玉女六甲六丁
神女來侍之可役使知天下之事也

又肘後丹法以金華和丹乾瓦封之蒸八十日取之
如小豆置盤中向日和之其光上與日連服如小豆
長生矣以丹投雄黃銅中火之成金

又李公丹法用真丹及五石之水各一升和令如泥

釜中火之三十六日出和以石硫黃液服之十年與
天地相畢

又劉生丹法用菊花汁地楮汁檮汁和丹蒸之三十
日研合服一年得五百歲老翁服更少不可識少年
服亦不老

又王君丹法巴沙及汞內雞子中漆合之令雞伏之
三枚以王相日服之住年不老小兒不可服不復長
矣與新生雞犬服之皆不復大鳥獸皆亦如此驗
又陳生丹法用白蜜和丹內銅器中封之沈之井中
一期服之經年不饑盡一觔壽百歲

又韓眾終丹法漆蜜和丹煎服之可延年久視立日

中無影過此已往尙數十法不可具論

抱朴子曰金液太乙所服而僊者也不減九丹矣合
之用古秤黃金一觔并用玄明龍膏太乙旬首中石
冰石紫遊女玄水液金化石丹砂封之百日成水真
經云金液入口則其身皆金色老子授之於元君元
君曰此道至重百世一出藏之石室合之皆齋戒百
日不得與俗人相往來於名山側東流水上別立精
室百日成服一兩便僊若未欲去世且作地水僊之
士者但齋戒百日服半兩則長生不老萬害百毒不

能傷之可以畜妻子居官秩任意所欲無所禁也若復欲昇天者乃可齋戒斷穀一年更服一兩便飛昇矣

以金液爲威喜巨勝之法取金液及水銀一味合煮之三十日出以黃土甌盛以六一泥封置猛火炊之六十時皆化爲丹服如小豆大便僊此丹一刀圭粉水銀一觔便成銀又取此丹一觔置火上扇之化爲赤金而流名曰丹金以塗刀劍辟兵萬里以此丹金爲盤碗飲食其中令人長生以承日月得液如方諸之得水也飲之不死金液和黃土內六一泥區中猛

火炊之盡成黃金中用也復以火炊之皆化爲丹服
之如豆可以入名山大川爲地僊以此丹一刀圭粉
水銀立成銀以銀一兩和鉛一觔皆成銀受金液經
投金銀八兩於東流水中飲血爲誓乃告口訣不如
本法盜其方而作之終不成也凡人有至信者可以
藥與之不可輕傳其書必兩受其殃天神鑒之甚近
人不知耳

抱朴子曰九丹誠爲僊藥之上法然合作之所用雜
多若四方清通市之可具若九域分隔則物不可得
也又當起火晝夜數十日伺候火力不可令失其適

勤苦至難故不及合金液之易也合金液唯金爲難
得耳古秤金一觔於今爲二觔率不過直三十許萬
其所用雜藥差易具又不起火但以置華池中日數
足便成矣都合可用四十萬而得一劑可足八僊人
用也然其中稍少合者其氣力不足以相化成如釀
數升米酒必無成也

抱朴子曰其次有小餌黃金法雖不及金液亦遠不
比他藥也或以豕負革肪及酒煉之或以樗皮治之
或以荆酒磁石消之或有可引爲巾或立合成水服
之或有禁忌不及金液也或以雄黃雌黃合餌之引

之張之如皮皆地僊法耳銀及蚌中大珠皆可化爲水服之然須長服不可缺故皆不及金液也

抱朴子曰合此金液九丹旣當用錢又宜入名山絕人事故能爲之者少且亦千萬人中時當有一人得其經者故凡作道書者略無說金丹者也第一禁不令俗人之不信道者謗訕評毀之必不成也鄭君言所以爾者合此大藥皆當祭祭則太乙元君老君玄女皆來鑒作藥者若不絕迹幽僻之地令俗間愚人得經過聞見之則諸神便責作藥者之不遵承經戒致令惡人有謗毀之言則不復佑助人而邪氣得進

藥不成也必入名山中齋戒百日不食五辛生魚
不與俗人相見爾乃可作大藥雖成亦須齋戒不但
初作時齋也

鄭君云老君告之言諸小小山皆不可於其中作金
液神丹也凡小山皆無正神爲主多是木石之精千
歲老物血食之鬼此輩皆邪炁不念爲人作福但能
作禍善試道士須當以術辟身及將從弟子然或能
壞人藥也今之醫家每合好藥好膏皆不欲令雞犬
小兒婦人見之若被諸物犯之用便無驗又染彩者
惡惡目者見之皆失美色況神僊大藥乎是以古之

道士合作神藥必入名山不止凡山之中正爲此也
又按僊經可以精思合作藥者有華山泰山霍山恆
山嵩山少室山長山太白山終南山女凡山地肺山
王屋山抱犢山安丘山潛山青城山峨嵋山綏山雲
臺山羅浮山陽駕山黃金山鼈祖山大小天台山四
望山蓋竹山括蒼山皆是正神在其山中其中或有
地僊之人上皆生芝草可以避大兵大難不但於中
可合藥也若有道者登之則此山神必助之爲福藥
必成若不得登此諸山者海中大島嶼若會稽之東
翁洲宜洲紵嶼洲及徐州之羊莒洲泰光洲鬱洲皆

其次也今中國名山不可得至江東名山之可得往者有霍山在晉安長山太白在東陽四望山太小天台山蓋竹山括蒼山並在會稽

抱朴子曰余忝大臣之子孫雖才不足以經國理物然疇類之好進趨之業而所知不能遠余者多揮翮雲漢耀景辰霄者矣余所以絕慶弔於鄉黨棄當世之榮華者必欲遠登名山成所著子書次則合神藥規長生故也俗人莫不怪余之委桑梓背清塗而躬耕林藪手足胼胝謂余有狂惑之疾也然道與世事不並興若不廢人間之務何得修如此之志乎見之

誠了執之必定者亦何憚於毀譽豈移於勸沮哉聊
書其心示將來之同志尙者云後有斷金之徒所捐
棄者亦與余之不異也

小神丹方用真丹三觔白蜜六觔攪合日暴煎之令
可丸旦服如麻子許十九丸未一年髮白者黑齒落者
生身體潤澤長服之不老老翁成年少長生不死矣
小丹法丹一觔擣篩瀉苦酒三觔漆二觔凡三物合
令相得微火上煎令可丸服如麻子三丸日再服三
十日腹中百病愈三尸去服之百日肌膚強堅千日
司命削去死籍與天地相畢日月相望形易容變無

常日中無影乃別有光也

小餌黃金法鍊金內清酒中約二百過出入卽沸矣捏之出指間令如泥若不沸卽捏之不出指間卽復消之內清酒中無數也成服之如彈丸一枚亦可二丸亦可分爲小丸服之三十日無寒溫神人玉女侍之銀亦可餌之與金同法服此二物能居名山石室中一年卽輕舉矣止人間服亦地僊勿妄傳也

兩儀子小餌黃金法猪負革脂三觔瀉苦酒一升取黃金五兩置器中煎之土鑪以金置脂中百入百出苦酒亦爾食一觔壽蔽天地食半觔壽二千歲五兩

壽千二百歲無多少便可餌之當以王相日作服之神良勿傳示人令藥不成不神欲去三尸當服丹砂也

至理卷第五

六同卷

疲八

抱朴子曰微妙難識疑惑者眾吾聰明豈能過人哉適偶有所偏解鶴知夜半燕知戊己而未必達於他事也有以校驗知長生之可得僊人之無種耳夫道之妙者不可盡書而其近者又不足可說昔庚桑肸胝文字董顏勤苦彌久及受大訣良有以也夫圓首含氣孰不樂生而畏死哉然榮華勢利誘其

意素顏玉膚惑其目清商流徵亂其耳愛惡利害攪
其神功名聲譽束其體此皆不召而自來不學而已
成自非受命應僊窮理獨見識變通於常事之外運
清鑒於玄漠之域寤身名之親疎悼過隙之電者豈
能弃除交修抑遺嗜好割目下之近欲修難成之遠
功哉

夫有因無而生焉形須神而立焉有者無之宮也形
者神之宅也故譬之於堤堤壞則水不畱矣方之於
燭燭糜則火不居矣形勞則神散氣竭則命終根竭
枝繁則青青去木矣氣疲欲勝則精靈離身矣夫逝

者無反期既朽無生理達道之士良可悲矣輕璧重陰豈不有以哉

故山林養性之家遺俗得意之徒比崇高於贅疣方萬物乎蟬翼豈苟爲大言而強薄世事哉誠其所見者了故棄之如忘耳

是以遐棲幽遁韜鱗掩藻遏欲視之目遺損明之色杜思音之耳遠亂聽之聲滌除玄覽守雌抱一專氣致柔鎮以恬素遣歡戚之邪情外得失之榮辱割厚生之腊毒謚多言之樞機反聽而後所聞徹內視而後見無朕養靈根於玄釣除誘慕於接物削斥淺務

御以愉懌爲乎無爲以全天理爾乃咀吸寶華浴神
太清外除五曜內守九精堅玉鑰於命門結北極於
黃庭引三景於明堂飛元始以鍊形味靈液於金梁
長驅白而畱青凝澄泉於丹田引沈珠於五城瑤鼎
俯爨藻禽仰鳴瑰華擢穎天鹿吐瓊懷重規於絳宮
潛九光於洞房蒼雲鬱而連天長谷湛而交經履躡
乾兌招呼六丁坐臥紫房咀吸金英曄曄秋芝朱華
翠莖玉晶珍膏溶溢霄零治饑止渴神宴體輕故能
策風雲以騰虛並混漭而永生也然梁塵盈尺非可
求之漏刻山雷洞徹非可致之寸晷夫得之者甚希

而隱不成者至多而顯世人不能知其隱者而但見其顯者故謂天下果無其僂道也

抱朴子曰防堅而水無漉棄之費脂多而火無寢曜之患龍泉以靡割常利斤斧以日用速弊隱雪以違暖經夏藏冰以居深過暑單帛以裏鏡不灼凡卉以偏覆越冬泥壤易消者也而陶之爲瓦則與二儀齊其久焉柞柳速朽者也而燔之爲炭則可億載而不敗焉轅豚以優穡晚卒良馬以陟峻早斃寒蟲以通已倍壽南林以處溫長茂接煞氣則彫瘁於凝霜值陽和則鬱藹而條秀物類一也而榮枯異功豈有秋

收之常限冬藏之定例哉人之受命死生之期未若
草木之有寒天也而延養之理補救之方非徒溫煖
之爲淺益也久視之效何爲不然而世人守近習隘
以僊道爲虛誕謂黃老爲妄言不亦惜哉

夫愚人乃不肯信湯藥鍼艾況深於此者乎皆曰愈
跗扁鵲秦緩倉公之流必能治病何不勿死又云富
貴之家豈乏醫術而更不壽是命有自然也及責如
此之人令信神僊是使牛緣木馬逐鳥也

抱朴子曰召魂小丹三使之丸及五英八石小小之
藥或立消堅冰或入水自浮能斷絕鬼神禳卻虎豹

破積聚於腑臟殲二豎於膏肓起猝死於委尸返驚
魂於既逝夫此皆凡藥也猶能令已死者復生則彼
上藥也何爲不能令生者不死乎越人救太子於既
殞胡巫活絕氣之蘇武淳于能解臚以理腦華佗能
刳腹以滌腸此醫家之薄伎猶能若是豈況神僊之
道何所不爲

夫人所以死者諸欲所損也百病所害也毒惡所中
也邪氣所傷也風冷所犯也今導引行氣還精補腦
食飲有度興居有節將服藥物思神守一柱天禁戒
帶佩符印傷生之徒一切遠之如此則通可以免此

六害

今醫家通明腎氣之丸內補五絡之散骨填枸杞之煎黃耆建中之湯將服之者皆致肥丁漆葉青蘘凡藥之草樊阿服之得壽二百歲而耳目聰明猶能持鍼以治病此近代之實事良史所記注者也又云有吳普者從華佗受五禽之戲以代導引猶得百餘歲此皆藥術之至淺尙能如此況於用其妙者耶今語俗人云理中四順可以救霍亂款冬紫苑可以治欬逆萑蘆貫眾之煞九蟲當歸芍藥之止絞痛藜膠獨活之除八風菖蒲乾薑之止痺溼菟絲菴蓉之

補虛乏甘遂葶歷之逐痰癖括樓黃連之愈消渴薺
芫甘草之解百毒蘆如益熱之護眾創麻黃大青之
主傷寒俗人猶爲不然也寧殺生請福分著問崇不
肯信良醫之攻病乃用巫史之紛若況乎告之以金
丹可以度世芝英可以延年哉

昔畱侯張良吐出奇策一代無有知慮所及非淺近
人也而猶謂不死可得者也其聰明智用非皆不逮
世人而曰吾將棄人間之事以從赤松遊耳遂修導
引絕穀一年規輕舉之道坐呂后逼蹴從求安太子
之計良不得已爲畫致四皓之策果如其言呂后德

之而逼令強食之故令其道不成耳按孔安國祕記云良得黃石公不死之法不但兵法而已乃云良本師四皓角里先生綺里季之徒皆僊人也良悉從受其神方雖爲呂后所強飲食尋復修行僊道密自度世但世人不知故云其死耳如孔安國之言則良爲得僊也

又漢丞相張蒼偶得小術吮婦人乳汁得一百八歲此蓋道之薄者而蒼爲之得中壽之三倍況於備行諸祕法何爲不得長生乎此事見於漢書非空言也抱朴子曰服藥雖爲長生之本若能兼行氣者其益

甚速若不能得藥但行氣而盡其理者亦得數百歲
然亦宜知房中之術所以爾者不知陰陽之術屢爲
勞損則行氣難得力也夫人在氣中氣在人中自天
地至於萬物無不須氣以生者也善行氣者內以養
身外以卻惡然百姓日用而不知焉

吳越有禁咒之法甚有明效多烝耳知之者可以入
大疫之中與病人同牀而已不染又以羣從數十人
皆使無所畏此是烝可以禳天災也

或有邪魅山精侵犯人家以瓦石擲人以火燒人屋
舍或形現往來或但聞其聲音言語而善禁者以烝

禁之皆卽絕此是炁可以禁鬼神也

入山林多溪毒蝮蛇之地凡人暫經過無不中傷而善禁者以炁禁之能辟方數十里而伴侶皆使無爲害者又能禁虎豹及蛇虺皆悉令伏不能起以炁禁金瘡血卽登止又能續骨連筋以炁禁白刃則可蹈之不傷刺之不入若人爲蛇虺所中以炁禁之則立愈近世左慈趙明等以炁禁水水爲之逆流一二丈又於茅屋上然火煮食食熟而茅屋不焦又以大釘釘柱入七八寸以炁吹之釘卽涌射而出又以炁禁沸湯以百許錢投中令一人手探攏取錢而手不灼

爛禁水著中庭露之大寒不冰又能禁一里中炊者
盡不得熟禁犬令不得吠

昔吳遣賀將軍討山賊賊中有善禁者每當交戰官
軍刀劔皆不得拔弓弩射矢皆還自射輒致不利賀
將軍長智有才思乃曰吾聞金有刃者可禁蟲有毒
者可禁其無刃之物無毒之蟲則不可禁彼能禁吾
兵者必不能禁無刃物矣乃多作勁木白棒選異力
精卒五千人爲先登盡足楛彼山賊賊恃其善禁者
了不能備於是官軍以白棒擊之大破彼賊禁者果
不復行所打殺者乃萬計夫絜出於形用之其效至

此何疑不可絕穀治病延年養性乎

仲長公理者才達之士也著昌言亦論行炁可以不
饑不病云吾始未之信也至於爲之者盡乃然矣養
性之方若此至約而吾未之能也豈不以心馳於世
務思銳於人事哉他人之不能者又必與吾同此疾
也

昔有名師知不死之道者燕君使人學之不逮而師
死燕君怒其使者將加誅焉諫者曰夫所憂者莫過
乎死所重者莫急乎生彼自喪其生亦安能令吾君
不死也君乃不誅則此固爲良諫矣然亦非至當之

論彼有不死之方若吾所云行炁之法則彼說師之死者未必不知道也直不能棄世事而爲之故雖知之而無益耳非無不死之法者也

又云河南密縣有卜成者學道經久乃與家人辭去見其行步稍高遂入雲中不復見此所謂舉形輕飛白日昇天僊之上者也陳元方韓元長皆潁川之高士也與密相近二君所以信天下之有僊者蓋各以其父祖及見卜成者成僊昇天故也此則又有僊之一證也

微旨卷第六

抱朴子曰余聞歸同契合者則不言而自信殊途別
務者雖忠告而見疑夫尋常咫尺之近理人間取舍
之細事浮沈過於金羽皁白分於粉墨而抱惑之士
猶多不辨焉豈況說之以世道之外示之以至微之
旨大而笑之其來久矣豈獨今哉

夫明之所及雖玄陰幽夜之地豪釐芒髮之物不以
爲難見苟所不逮者雖日月麗天之炤灼嵩岱干雲
之峻峭猶不能察焉帝子玄聖深識獨見開祕文于
名山受僊經于神人蹶埃塵以遺累凌大遐以高躋
金石不能與之齊堅龜鶴不足與之等壽念有志於

將來愍信者之無文垂以方法炳然著明小修則小
得大爲則大驗然而淺見之徒區區所守甘於荼蓼
而不識飴蜜酣於醕酪而不賞醇醪知好生而不知
有養生之道知畏死而不信有不死之法知飲食過
度之速疾病而不能節肥甘於其口也知極情恣欲
之致枯損而不知割懷於所欲也余雖言神僊之可
得安能令其信乎

或人難曰子體無參午達理奇毛通骨年非安期彭
祖多歷久壽日不接見神僊耳獨不聞異說何以知
長生之可獲養性之有徵哉若覺玄妙於心得運逸

鑿於獨見所未敢許也夫衣無蔽膚之具資無謀少
之儲而高談陶朱之術自洞猗頓之策取譏論者其
理必也抱痼疾而言精和鵲之伎屢奔北而稱究孫
吳之算人不信者以無效也

余答曰夫寸鮪汎迹濫水之中則謂天下無四海之
廣也芒蠋宛轉果核之內則謂八極之界盡於茲也
雖告之以無涯之浩汗語之以宇宙之恢闊以爲空
言必不肯信也若今吾眼有方瞳耳長出頂亦將控
飛龍而駕慶雲凌流電而造倒景子又將安得而詰
我設令見我又將呼爲天神地祇異類之物豈謂我

爲學之所致哉姑聊以先覺挽引同志豈強令吾子
之徒皆信之哉若今家戶有僊人屬目比眉吾子雖
蔽亦將不疑但彼人之道成則蹈青霄而遊紫極自
非通靈莫之見聞吾子必爲無耳世人信其臆斷仗
其短見自謂所度事無差錯習乎所致怪乎所希提
耳指掌終於不悟其來尙矣豈獨今哉
或曰屢承嘉談足以不疑於有僊矣但更自嫌於不
能爲耳敢問更有要道可得單行者否抱朴子曰凡
學道當階淺以涉深由易以及難志誠堅果無所不
濟疑則無功非一事也夫根莖不洞地而求柯條干

雲淵源不泓窈而求湯流萬里者未之有也自非積善陰德不足以感神明非誠心款契不足以結師友非功勞不足以論大試又未遇明師而求要道未可得也九丹金液最是僊主然事大費重不可卒辦也寶精愛炁最其急也并將服小藥以延年命學近術以辟邪惡乃可漸階精微矣

或曰方術繁多誠難精備除置金丹其餘可修何者爲善抱朴子曰若未得其至要之大者則其小者不可不廣知也蓋籍眾術之共成長生也大而喻之猶世主治國焉文武禮律無一不可也小而喻之猶工

匠之爲車焉輻輳輞轄莫或應虧也所爲術者內修形神使延年愈疾外攘邪惡使禍害不干比之琴瑟不可以一絃求五音也方之甲冑不可以一札待鋒刃也何則五音合用不可闕而鋒刃所集不可少也凡養生者欲令多聞而體要博見而善擇偏修一事不足必賴也又患好生之徒各仗其所長知玄素之術者則曰唯房中之術可以度世矣明吐納之道者則曰唯行氣可以延年矣如屈伸之訣者則曰唯導引可以難老矣知草木之方者則曰唯藥餌可以無窮矣學道之不成就由乎偏枯之若此也淺見之家

偶知一事便言已足而不識真者雖得善方猶更求
無己以消工棄日而施用意無一定此皆兩有所失
者也或本性戇鈍所知殊尙淺近便強入名山履冒
毒螫屢被中傷恥復求還或爲虎狼所食或爲魍魎
所殺或餓而無絕穀之方寒而無自溫之法死於崖
谷不亦愚哉夫務學不如擇師師所聞素狹又不盡
以教之因告云爲道不在多也自爲己有金丹至要
可不用餘耳然此事知之者甚希寧可虛待不知之
大事而不修交益之小術乎譬猶作家云不事用他
物者蓋謂有金銀珠玉在乎掌握懷抱之中足以供

累世之費者耳苟其無此何可不廣播百穀多儲果
蔬乎是以斷穀辟兵厭劾鬼魅禁禦百毒治救眾疾
入山則使猛獸不犯涉水則令蛟龍不害經瘟疫則
不畏遇急難則隱形此皆小事而不可不知況過此
者何可不聞乎

或曰敢問欲修長生之道何所禁忌抱朴子曰禁忌
之至急在不傷不損而已按易內戒及赤松子經及
河圖記命符皆云天地有司過之神隨人所犯輕重
以奪其算算減則人貧耗疾病屢逢憂患算盡則人
死諸應奪算者有數百事不可具論又言身中有三

尸三尸之爲物雖無形而實魂靈鬼神之屬也欲使人早死此尸當得爲鬼自放縱遊行饗人祭酌是以每到庚申之日輒上天白司命道人所爲過失又月晦之夜竈神亦上天白人罪狀大者奪紀紀者三百日也小者奪算算者三日也或作一日吾亦未能審此事之有無也然天道邈遠鬼神難明趙簡子秦穆王皆親受金策於上帝有土地之明徵山川草木井竈洿池猶皆有精氣況天地爲物之至大者於理當有精神有神則宜賞善而罰惡但其體大而網疎不必機發而響應耳然覽諸道戒無不云欲求長生者必欲

積善立功慈心於物恕己及人仁逮昆蟲樂人之吉
愍人之苦調人之急救人之窮手不傷生口不勸禍
見人之得如己之得見人之失如己之失不自貴不
自譽不嫉妬勝己不嫛諂陰賊如此乃爲有德受福
於天所作必成求僂可冀也若乃憎善好殺口是心
非背向異辭反戾直正虐害其下欺罔其上叛其所
事受恩不感弄法受賂縱曲枉直廢公爲私刑加無
辜破人之家收人之寶害人之身取人之位侵剋賢
者誅戮降伏謗訕聖賢傷殘道士彈射飛鳥剗胎破
卵春夏燎獵詈罵神靈教人爲惡蔽人之善危人自

安佻人自功壞人佳事奪人所愛離人骨肉辱人求
勝取人長錢還人短陌決放水火以術害人迫脇
弱以惡易好強取強求擄掠致害不公不平淫佚傾
斜凌孤暴寡拾遺取施欺僞誑詐好說人私持人短
長牽天援地說詛求直假借不還換貸不償求欲無
已憎拒忠信不順上命不敬所師笑人作善敗人苗
稼損人器物以窮人用以不清潔飲飼他人輕秤小
斗狹幅短度以僞雜真採取姦利誘人取物越井跨
竈晦歌朔哭凡有一事輒是一罪隨事輕重司命奪
其算紀算盡則死但有惡心而無惡迹者奪算若惡

事而損於人者奪紀若算紀未盡而自死者皆殃及子孫也諸橫奪人財物者或計其妻子家口當填之以致死喪但不卽至耳其惡行若不足以殺其家人者久久終遭水火劫盜及遺失器物或遇縣官疾病自營醫藥烹牲祭祀所用之費要當令足以盡其取之者也道家言枉殺人者是以兵刃而更相殺其取非義之財不避怨恨譬若以漏脯救饑鳩酒解渴非不暫飽而死亦及之及其有曾行諸惡事後自改悔者若曾枉殺人則當思救濟應死之人以解之若妄取人財物則當思施與貧乏人以解之

缺文
多

或曰道德未成有未得絕迹名山而世不同古盜賊甚多將何以卻朝夕之患防無妄之災乎抱朴子曰常以執日取六癸上土以和百藥薰草以泥門戶方一尺則盜賊不來亦可取市南門土及歲破土月建土合和爲人以著朱鳥地亦壓盜也有急則入生地而止無患也天下有生地一州有生地一郡有生地一縣有生地一鄉有生地一里有生地一宅有生地一房有生地或曰一房有生地不亦逼乎抱朴子曰經云大急之極隱於車轍如此一車之中亦有生地亦有死地況一房乎

或曰竊聞求生之道當知二山不審此山爲何所在
願垂告悟以祛其惑抱朴子曰有之非華霍也非嵩
岱也夫大元之山難知易求不天不地不沈不浮絕
險緬邈崔嵬崎嶇和氣細縕神意並遊玉井泓邃灌
漑匪休百二十官曹府相畱離坎列位玄芝萬株絳
樹特生其寶皆殊金玉嵯峨醴泉出隅還年之士挹
其清流子能修之松喬可儔此一山也長谷之山杳
杳巍巍玄氣飄飄玉液霏霏金池紫房在乎其隈愚
人妄狂至皆死歸有道之士登之不衰採服黃精以
致天飛此二山也皆古賢之所祕子精思之

或曰願聞真人守身鍊形之術抱朴子曰深哉問也夫始青之下月與日兩半同昇合成一出彼玉池入金室大如彈丸黃如橘中有嘉味甘如蜜子能得之謹勿失既往不追身將滅純白之氣至微密昇于幽關三曲折中丹煌煌獨無匹立之命門形不卒淵乎妙矣難致詰此師之口訣知之者不畏萬鬼五兵也或問曰房中之事能盡其道者可單行致神僊并可移災解罪轉禍爲福居官高遷商賈倍利信乎抱朴子曰此皆巫書妖妄過差之言由於好事增加潤色至今失實或亦奸僞造作虛妄以欺誑世人隱藏

端緒以求奉事招集弟子以規世利耳夫陰陽之術
高可以治小疾次可以免虛耗而已其理自有極安
能致神僊及祛禍致福乎人不可以陰陽不交坐致
疾患若乃縱情恣欲不能節宣則伐年命善其術者
則能卻走馬以補腦還陰丹於朱腸采玉液於金池
引三五於華梁令老有美色終其所稟之天年而俗
人聞黃帝以千二百女昇天便謂黃帝單以此事致
長生而不知黃帝於荆山之下鼎湖之上飛九丹成
乃乘龍登天也黃帝自可有千二百女耳而非單行
之所由也凡服藥千種三牲之養而不知房中之術

亦無所益也是以古人恐人輕恣情性故美爲之說亦不足盡信也玄素喻之水火水火煞人而又生人在於能用與不能耳大都其要法御女多多益善如不知其道而用之一兩人足以速死爾彭祖之法最其要者其他經多煩勞難行而其爲益不必如其書人少有能爲之者口訣亦有數千言耳不知之者雖服百藥猶不能也